

韓非子傳

龔羣 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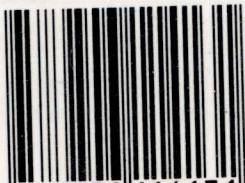


先秦
諸子
文學
傳記

責任編輯：張志春
裝幀設計：宋丕勝



ISBN 7-80611-413-0



9 787806 114131 >

ISBN 7-80611-413-0
I·402 定價：(精)24.00 元

韓非子傳

龔
羣
著

花
山
文
藝
出
版
社

(冀)新登字 003 号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文学传记。

作者依据有关史料和《韩非子》一书,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战国末期列国纷争的历史风云和韩非子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描写了他的法、术、势帝王学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命运,给读者留下了诸多理性思维的空间,是一部将学术性与文学性融为一体的佳作。

先秦諸子文學傳記叢書

韓非子傳

龚 羣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深泽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4.25 印张 358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精)24.00 元

ISBN7—80611—413—0/I·402

前言

这篇“前言”实为“后记”。当我完成全书手稿，我的内心仍为笔下构想的韩非的生平所激动，我内心澎湃的激情仍在拍打着我的心灵。两千多年前的那一位哲人行走在中原大地的脚步声，他那一一直注视着至高无上的王权而思考的忧虑的目光，还有什么比这更使我心醉的？哲人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远远地逝去了吗？不，他正在那一片迷茫的大地上，孤独地仰望苍穹，呕心沥血地思考……

而当他的智慧如同潮水般地从他的心中溢出，只见一条坎坷不平的路从他的脚下延伸到了我们的精神的国度。啊，我们怎样接待这位好似陌生而又熟悉的文化使者？

一位留下如此璀璨夺目的篇章的思想家，一位以他的智慧的光辉洞察东方式人类社会组织的不屈不挠的探索者，我们还能再

现他那跃动的生命的火光吗？

韩非，战国末期最后一位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也可说是先秦思想史上唯一的一位围绕君权而给后人留下十万余言的大思想家。纵观中西思想史，我们又可说，韩非是第一位有着如此清醒的政治理性，从政治运作的技术理性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的政治问题的政治思想家。书中从君主对国家与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需要出发，大量地从方法论（道术论）的角度提出了统治与管理的有效性问题的，即成败兴亡问题。就从这个意义来看，《韩非子》一书，是一部丰富的有关人类社会科学管理理论的宝库。同时，韩非又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同时乃是最后一位系统而又彻底地论述了政治与道德（情感）分离的必要性，从而摆脱自周公以来的政治道德化的努力的思想巨匠。为此，他诋击仁义，贬毁儒家。因为正是儒家学说，将仁义放在政治的中心地位。而在他看来，这正是他那个时代酿成政治动荡、国势衰败的最深刻的根源。他把儒家的政治罪状说成是“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主之心。”（《韩非子·五蠹》）在韩非看来，政治并非是仁爱可以取代的，政治就是君主不离其权势而以术治臣，以法治国。而以法治国，就是臣民一法，法不阿贵。韩非认识到，若以仁爱治国，就必然施行亲亲原则，而使无功者受爵与显荣，因而国必乱也。应当看到，正是韩非，认识到了政治本身有着它的内在规律，而不是道德情感可以取代的。施从亲始的儒家仁爱情感，恰是使得他那个时代发生政治动荡的内在原因。因此，从现代政治的意义上看，韩非反对政治道德化的这个努力，是十分深刻、犀利而又具有伟大远见的。真可说是独具慧眼。在中国历史的漫漫岁月中，有几个人有韩非这样超凡的睿智？而正因为认识到了千百年来常人难于认识到的真理，才招致了千古非议。然而，韩非反对政治道德化的努力又是极为悲壮的，它因秦

朝的过早灭亡而被历史选择所抛弃。因而这个努力几乎成为一首千古绝唱。如果能将这种政治理性而不是道德情结向前推进，那中国古代政治必然出现另一番景象！然而，韩非子自身的悲剧又在于，他的清醒的政治理性，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君主专制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在《亡征》一文所指出的许多使国家灭亡的征候，就是由于君主本人的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但他从根本上又是一个“绝对君权论”者，他不仅跳不出文化本身的制约，而且又从实质上推进了这种文化机制。

我们必须为韩非子的政治理性化倾向再多说几句。我们知道，现代世界的政治理性化趋向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的。其肇始者是马基雅弗利。正是十五世纪的马基雅弗利，首先提出政治活动领域与道德相分离的观点。不论马基雅弗利的政治论是多么臭名昭著，但却开始了政治学的新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摆脱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以德性为中心的政治论，从而使人们可以把政治领域作为相对独立于道德的领域来探讨。然而，政治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作为一门价值科学的兴起则是自从霍布斯开始的。霍布斯以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企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事物，从理性和经验中提出规律，从而开启了现代政治科学。这里必须认识到，理性化的研究不仅意味着一门新的学科的出现，而且是现实生活理性化（工具理性化）的反映。正是因为现实生活理性化的趋向，才使社会逐渐消淡了教会皇权或世俗王权的“卡里斯玛”效应，才有世俗化和近代化。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希尔斯的“卡里斯玛”权威理论认为，“卡里斯玛”赋予社会以中心或中心价值系统，它就是社会的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卡里斯玛”本身是神圣的、有着非凡的品质，而这个“卡里斯玛”的象征中心在中国的儒家理论那里，就是王权或君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信念，儒家提出自庶人以至

天子，壹以修身为本的论点，尧、舜那样的帝王永远是儒家的价值中心的代表，成圣或世有圣王永远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韩非和儒家学者一样，同样不否认王权的普遍有效性，但是，韩非没有赋予君主以信仰和价值中心的地位。他就是一个世俗的君王，他极少有尧、舜那样的超凡的道德品质。他的理想的君主是一个有着中常道德和智慧的平常人，他所依靠的，不是他的道德优势，而是他对法术的掌握和运用。

这样一个君王，就是把他从卓越的道德地位上拉了下来，从而去掉了他的卡里斯玛式的神圣光环。去掉神圣道德光环的君王，他所依靠的统治手段，主要是对国法的理性把握以及对臣下的依据法令和术进行的理性化的管理。而君主进行统治的根本目的，韩非认为在于利民，在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因而在这个根本点上，就又和儒家思想有着一致性。他同样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值得指出的是，历史上和现代的思想界，都把秦朝的政治看作是韩非的思想的现实体现。但是，从韩非思想的整体来看，秦朝或说秦始皇的政治活动，并没有完全体现韩非的思想。直接导致秦朝灭亡的秦朝的过分繁重的徭役，就是韩非所反对的。而韩非的文化专制思想，又恰是春秋以来经过百家争鸣，随着大一统的社会的到来，对这样一种社会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种必然反映。这个思想在荀子那里就有明显的表述。

把道德与政治分离的理性化的统治与管理，就意味着把道德排除在政治操作的视野之外，也就是说，统治与管理所依据的不是仁爱、善心，而是规范化的行为准绳（法），就其政治后果而言，它至少可以避免由于道德和道德理想越位取代切实可行的政治分析和政治运作管理所造成的不幸，如宋明以来的空谈心性而造成的社会灾难。而政治运作的规范化和规范化管理，即理性化，恰是现代政治生活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非子没有必要长

久地呆在历史的尘埃中，他应该走向现代。而摆脱道德理想的越位，即把仅靠人的道德觉悟转向强化法制化的建设，使政治运作的活动走向政治规范化，法制化，又恰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回到韩非那里。

然而，政治运作的理性化恰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发达，过分强调法术势合的韩非思想，虽然也有以利民为本的思想背景在其后面，但是，他对现实的关注压倒了他对价值理想的关注，他把仁爱完全排除在政治视野之外，因而，他的理论没有能力回答赏首功之国的秦国在长平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士的历史悲剧给他的挑战。坚持高远的价值理想恰是儒家的优长处。在这意义上，儒学有着更宽广、更深远的人文视野和文化视野。而韩非恰有实利主义之弊。

中国古代法家与儒家思想的双峰对峙，给人类思想界留下了一个历史难题，这就是道德与政治合理的定位与相对独立的区分问题。不仅政治领域有道德，而且人类存在的终极性的善，又是人类政治活动的最为深刻的价值依托。所以，把政治与道德完全分离无疑是一种社会灾难。但是，这样理解两者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用道德取代政治行政领域里的特殊内在规律和对这种特殊内在规律的研究。道德真理并不等同于政治真理。道德越位取代政治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礼教杀人不就是一个典型吗？罗伯斯庇尔所要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不就是以道德来嗜血的吗？“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王养冲、陈冲武编译：《罗伯斯庇尔选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235页）还有比罗伯斯庇尔本人这句话更能说明问题的吗？1794年牧月巴黎广场的血腥味，不是我们现在还可闻到的吗？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韩非自己的人格与理想。通读《韩非子》全书，虽有时会因他对权术的推崇而有所厌恶，但

他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他的愤世疾俗，他对朝政的腐败与黑暗的猛烈抨击，对以法度为准绳来治国的大声疾呼，他的清醒的政治理性，以及他为了劝说君王以法治国，而随时准备作出牺牲的精神，都会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可以说，他毕其一生精力，所要做的，就是力图清除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的奸臣当道、营私舞弊、为非作歹等等黑暗与腐败现象，从而营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社会，一个至治的理想社会。然而，韩非的全部悲剧在于，他把严格地依法度治国的希望，完全放在一个有着绝对君权的君主身上。他虽认识到了君王作为一个人，他的至上权力，由于没有法的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使他的非理性因素进入政治运作之中，但他跳不出这个悖论。韩非所没有超越的限度我们能够超越吗？

然而，他的理论的悲剧也是他的生命的悲剧。韩非，他不是死于非法吗？而他之死于非法，恰是死于他的法治理想的国度——秦国，死于他的全部希望所寄的秦始皇之治下！历史所给他的生命的否定，可以说，是对他的理论弱点的最好修正和用血来续写的对后人的最深刻启迪。也许，他的死也是他呈现给我们的一份丰厚而又沉重的遗产。

本书依据韩非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给予了一个文学性的解构。但本人认为，一部文学性的传记，由于受到形式的限制，是难于反映他的思想的全貌的。但我力图做到的是，再现他的生命和灵魂。也许，一卷书的篇幅是难以丰富地再现他的爱、他的恨、他的思、他的忧、他的怨，但聊以自慰的也许是，这大概让进入韩非生命中的你与我，留下了更多想象飞驰的空间。

韩非的生年史籍上没有记载，本书韩非的生年定于公元前295年，是采用了陈千钧先生的说法。韩非卒于秦始皇十四年，公

元前 233 年。史料称韩非为韩诸公子，“公子”当为韩王之子。韩非的生平史料上只有荀子在兰陵时，他曾与李斯一道，师事荀子，后出使秦国，为李斯所害。（《战国策》所言韩非说了姚贾的坏话，我认为与韩非的思想主脉并不吻合，故不纳入。）这就是本书所依据的韩非本人的活动史料。

然而，一个人的生命的痕迹大概是可以据此而去追寻的吧？好比我们找到一块恐龙骨骼的化石，不是可以以此而再现它的巨大的身躯吗？

历史时空中万物时而隐遁，时而重现，你能抓住你所希冀的吗？

天空淡淡的星光闪耀起来了，一个遥远的声音依稀传来了，那交融着过去与未来的梦幻般的大地上，不是有人在踽踽行走么？

龚 群

于北京寓所

(一) 景桐

(021) 台路非韓关育中《景桐韓申道卷·景史》

(二) 景桐

(021) 新藝《台非韓》

目
录

前言	(1)
第 一 章 秋韩之季 忧喜之时	(1)
第 二 章 后宫深深 重锁年华	(28)
第 三 章 告别南郑 回归故里	(56)
第 四 章 聘请名师 初学有成	(80)
第 五 章 才华初露 声振学宫	(111)
第 六 章 法与仁爱 反复辩难	(158)
第 七 章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192)
第 八 章 初涉仕途 风波突起	(214)
第 九 章 蒿山秋猎 王亡之机	(247)
第 十 章 与客纵谈 法术势合	(271)
第 十 一 章 生死边缘 坎坷人生	(306)
第 十 二 章 投奔兰陵 师从荀卿	(336)
第 十 三 章 置身乡里 休养生息	(378)
第 十 四 章 重返政坛 屈死他乡	(391)

附录 (一)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关韩非部分 (426)

附录 (二)

《韩非子》选译 (430)

目

录

(1)	言前
(1)	相之喜也 幸之韓非 章 一 榮
(28)	半半鄭重 齊齊宮日 章 二 榮
(38)	里遊民何 齊南別告 章 三 榮
(80)	鄭育學民 戰各衛都 章 四 榮
(111)	宮學淵古 編時半木 章 五 榮
(851)	蘇韓夏夏 變口己去 章 六 榮
(192)	張我子得 文路寢寢 章 十 榮
(314)	張突鄭風 意甘老民 章 八 榮
(347)	財之亡王 龍時山嵩 章 九 榮
(371)	合裝朱去 將幾客己 章 十 榮
(308)	主人何其 變此死主 章 十一 榮
(338)	豐清从顧 獨蘭英姓 章 二十 榮
(378)	惠主養和 里之良置 章 三十 榮
(391)	令所死所 法煩張重 章 四十 榮

第一章

秋韩之手 忧喜之时

天，阴沉沉的，浓厚的阴云抹去了南郑城的斑斓的色彩。凉丝丝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整个城市好像在北风中寂寞地颤抖一样。韩宫后花园里的幽林茂竹，在凄冷的寒风中发出阵阵呼叫声。那高高的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着响。一阵强劲的北风吹来，把它那强大的流动的力量，倾注在白杨树的高大的躯干和繁茂的枝叶上，白杨树的躯干挺立，枝杈弯曲地倾向一边，风力稍弱，白杨树又昂起它那高高的枝头。渐渐地，风疲倦了，白杨树也累了，天一阵比一阵凉了。后花园里一片深秋的萧条景象，天风冷然，竹林稀疏，老杨树的叶子瑟瑟地抖落了一地。

韩襄王躺在病床上，已有四十八天了。这些天来，他腹部阵阵剧痛，神色淡漠，不时进入嗜睡状态。刚才，他又从嗜睡中醒来，望着窗外日渐稀疏的白杨树，一种凄凉的感受涌上心头，喃喃地说：

“寡人活不了……多久了。”

“大王，你的病会好的。”王后魏氏舒子望着襄王那张苍黄浮

肿而又毫无神色的脸，轻轻地、楚痛地说着，眼泪禁不住地流下。就这几天，韩襄王的病情更为恶化了。襄王吃力地转过脸来，王后慌忙把泪水擦了。老妇人用她那双疲乏的手，拉拉盖在襄王身上的被子。韩襄王说：“你不要安慰我，我知道我快不行了。”王后抽搐着，眼泪簌簌地又流了下来。

“怎么？你又哭了？”

“没有。”王后慌忙把眼泪擦了。

“这次病多久了？”

“你不要问这些，安心养病吧。”王后心里想到这些天来病痛对他的折磨，不忍心告诉他。

“寡人一天不如一天，”韩襄王缓慢而又沉重地说，“寡人只想休息。”韩襄王说完这些，望望床边，说，“今天……靡妃怎么没有来？”

靡妃是韩襄王最为喜爱的妃子。靡妃瑛英不仅容貌姣好，妩媚可爱，且举止高雅，平日深得襄王宠爱。同时，她待王后亦谨慎周到，关怀体贴。因而，王后虽对襄王对靡妃的宠爱不免有妒忌之情，但是，她同时又对靡妃对自己的关怀，又不得不心存几份爱怜。襄王这次病重，靡妃不顾自己身孕的疲乏笨重，日夜照顾在襄王身边。今天，她感到身体阵阵不适，她已有身孕九个月了，腹中的婴儿正在躁动。因此，王后说：

“她就要临产了。”

“啊，真的吗？”襄王那张病态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也许他来到人间……就是不幸……”襄王停了停，又说，“啊，我怎么这样疲倦，我又要睡了。”说完，襄王又昏睡过去了。

王后惦记着靡妃那边，见襄王又睡了，叹了一口气，对站在一边的一个贴身宫女说：“你在这再呆一会，我去靡妃那。”说完，就在几个宫女的簇拥下，来到了后宫。

靡妃正在生产过程中。产婆正在靡妃的房中忙着张罗。几声凄厉的叫声从靡妃的房中传出，那是生产的巨痛所致。王后的心揪动一下。这几声之后，只见从她房中匆匆走出一个宫女，王后定睛一看，原来是靡妃的宫女莲玉。王后忙问：“靡妃怎么了？”“快了，快了，”莲玉忙说，“婆婆让我去再拿些棉垫来。”一个人类的新生命，一个大自然的儿子，正在冲破自然给他的最后一道障碍，就要降临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他在他母亲的身体里度过他的生命的最初的混沌时期。然而，由于这段时间的劳苦，因而还不到大自然给他安排的这段安谧时间的尽头，就要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了。如同成熟的果子，如果没有大风的吹拂，迟早也会落地的。而现在，起风了，快要成熟的果子，风一吹，就落地了。

当王后来到靡妃的身边，靡妃正在忍受着巨大的肉体的痛苦，以她全部的生命的力量把她的小生命送到人间。因剧烈的痛疼和使尽全身的力量，使她的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头冒出。她忍受着生产的阵痛呻吟和喘息着。而当她睁开眼睛，见到王后，孩子已经降生了。

“哇……哇……”小生命发出有力的啼哭声。他手抓脚蹬，粗着嗓门儿大喊大叫，毫不安分。在那起皱的红红的小脸蛋上，有一个使人感到可爱的小鼻子，嘴唇颤动着，拉着长声哭喊，“哇……哇……”

周赧王十九年，韩襄王十六年（即公元前295年），在韩王的宫廷中，一个今后虽在韩国没有多少政绩，但其思想却对几千年的社会政治生活有着长久影响的婴儿诞生了。

“啊，一个男孩！”
“快打水来洗洗！”

“赶快、赶快包好孩子。”宫中产婆方氏，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宫女们。

王后说：“快抱过来。”当王后从宫女手中接过婴儿，把他放在靡妃的头边时，他还在哭喊着。产时剧烈的痛疼已经过去，靡妃这时已经醒来。“这简直是死去了一次。”靡妃心想，“原来只知道女人生孩子是女人的一个难关，真没想到是这样死去活来。”靡妃感到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浑身上下就像散了架一样。靡妃用她那颤抖的不听使唤的手解开她胸前的短袄，王后帮助她裸露出那丰满的大乳房，将孩子贴放在她那温暖的胸脯上。孩子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马上安静了下来。

靡妃对着王后笑笑，说：“谢谢。”又问道，“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托大王、王后的福。”

“韩王又添公子了。”产婆在一旁笑着说。

韩王宫室那边，韩王还在昏睡之中。韩王这次一病不起，太子代行国政已一月有余。宫中太医说韩襄王这次病得太重，他难有回天之力。他们派出使者到别国去聘请高手，一听已病这么久，都觉得没有把握，而婉言回绝了。

这天，相国公仲又到宫中来问安。老相国公仲在宫门前下了车，迈着缓慢沉重的步履，向着襄王的寝宫走去。韩王的这个宫门向他开放畅达，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宫人（太监）张密迎上前去，说：“大王还没有醒来。”

“啊？……那，我……等等吧。”

公仲来到宫中，天色已晚，灰蒙蒙的天空显得更为阴沉，一阵阵的晚风吹来，使人感到阵阵寒意。几只寒鸦“咯咯”的叫了几声，落在宫殿的瓦上，叫了几声，又飞走了。公仲在襄王的宫